

珠崖文学奖丛书之五

于行著

旧迹



雪隆海南会馆出版

珠崖文学奖丛书之五

《旧迹》

于行 著

雪隆海南会馆出版

珠崖文学奖丛书之五

《旧迹》

于行 著

- 封面设计 : 罗开道
排版 : 东方企业有限公司
出版 : 雪隆海南会馆
65, Persiaran Endah,
Off Jalan Syed Putra,
50460 Kuala Lumpur.
Tel : 03-22747088
- 承印 : 东方企业有限公司
ORIENGROUP SDN BHD (211571-M)
15, Jalan 6/118C,
Desa Tun Razak, Cheras
56000 Kuala Lumpur.
Tel : 03-91731434, 91731436
Fax : 03-91731412
- 发行 : 东方企业有限公司
初版 : 2001 年 8 月 10 日
定价 : 西马 RM11.00
东马 RM12.00

目 录

◎ 重游北京	1
一、京城现象	
二、六·四阴影	
三、地铁情结	
四、王府井	
五、夜访天安门	
六、芦沟桥	
◎ 长城登临	12
◎ 夏宫荣辱	17
◎ 初访天津	29
◎ 十里秦淮	34
◎ 十里洋场	40
◎ 豫园骋怀	45
◎ 太湖蠡园	51
◎ 香港的初见印象	56
◎ 捕捉香港回归现象	63
◎ 一夜新城	71
◎ 扑克牌之旅	77
◎ 猫眼石惊艳	81
◎ 过桥米线	85
◎ 名楼与名联	89
◎ 关林凭吊	96
◎ 灯光灿烂巴东夜	102
◎ 沧海孤岛	106
◎ 后记	113

重游北京

一、京城现象

我甚至无法向自己清楚解释，是出于探索的意愿，还是为了满足一点点的虚荣心，在初次访问相隔 4 年后，我决定重游北京。

这次行程，原本包括到周口店探访北京人的遗址。这也许是触动我探索文化乡关的因由；而老北京那色彩斑斓的民俗风情，也教我心醉且迷恋，逛天桥、游王府井，看尽大大小小热闹闹的地摊，观赏民间艺人神乎其技的杂耍，到琉璃厂把玩古书画旧画，饱闻浓郁的墨香，这些，也许都是我私心里难以启齿、不能告人的虚荣。

时序刚刚进入六月，上回来时，迎向我的漫天杨花，早已收敛了它们的张扬和到处飘荡。艳阳天，烈日正高挂。

全陪告诉我们，北京近十年来，发展神速，四环公路正在加紧施工，其中的北四环，已经通车，通往八达岭的高速公路，也在辟建中。

北京的公路，宽阔平坦，一般上都有三至四条车道，路边保留许多空间，产生视野开阔的效应。路旁植树，排列整齐的杨树或槐树，在这春末初夏之交，绿意正浓。

在较偏远的北四环公路一带，沿途还可以看到许多低矮简陋的工厂和民房，给今天的北京留下一抹灰淡的色彩。当车子开入三环，而后是二环公路时，景观迥异，进入眼帘的全是高楼大厦，公路整齐清洁，车辆急驰。由于沿路几乎没有交通灯，车辆畅行无阻，大大减低堵车的情况，在交通规划方面，这是一大优点。

已然是高楼幢幢，依然处处可见正在赶建中的擎天大厦。有人戏称：北京是永远建不完的工场。

4年前，听北京地陪相当自豪地说：在北京，五星级的宾馆有8间之多。今天，再向当地人打听，哗，五星级的宾馆已增至30多间。等而下之，四星、三星级的宾馆，多得难以计数。单从这一点，就不难窥见北京的飞速发展。

很多人说，在北京最容易发觉历史和现代的碰撞；但，令

我感触尤深的，还是传统文化和当前意识观念的混淆交错，教人迷惘惊愕。故宫、天坛、颐和园，以它们的雄伟壮观，浓墨重彩地向后人说尽封建王朝的兴亡和递嬗；西单购物广场逐浪于都市物质生活的红男绿女，则凸显经济大潮下的北京现象——是现代的浮躁，还是京城今天的繁华？

二、六·四阴影

旅游社最初定的出发日期，是6月3日，班机爆满，挪后6月5日启程。对这个出发日期，我无知无觉，真说得上麻木鲁钝。行前几天，突然在报上读到连篇累牍关于六·四的回顾文章，还有香港居民纪念这个日子而举行示威的报导，我才意识到气氛略带紧张。有人在文章中分析：中国的民运，以8至10年为一个周期。1989年的六·四事件，转眼之间，已经七周年，正处于周期的边缘。

抵达北京，觉得市民生活如常。第二天游天安门广场的时候，地陪几句简单的交代话，则令人意识到气氛不比寻常。她说：「我们下车游天安门广场，大家可以携带相机，但千万不要带手提包。」

不准携带手提包，正是提防人们夹带利器和武器。当局有

必要加强防范措施。

天安门广场游人不少，没有戾气，一派祥和。有一些游客也罔顾「禁令」，或提或背手提袋在广场漫游，可见「禁令」十分松弛。毛主席纪念堂暂时关闭，所以看不到排得长长等候瞻仰毛主席遗容的人群。在广场一带，有不少巡警在站岗值勤，也有一小队一小队的民警，沿著街道步操。

我曾私下探问当地人对六·四的感想，他们多不予置评；问及有没有在报上读到香港市民举行游行示威纪念六·四的消息，回答十分简洁：没有。

有一晚，游过西单夜市，在复兴门站等搭地铁，我向服务人员询问转换地铁的技术问题时，她好心的规劝我们：「北京正在施行严打，因为全国各地的逃犯多流落到北京。这些逃犯干案犯罪，抢劫伤人，往往以外地游客作为目标。所以，夜深了，游客最好不要到处走。」环顾空旷的地铁站内，人影稀疏，虽是初夏之夜，也透著凉意，的确有点冷落凄清。

这晚上，我们乘搭计程车回宾馆，在东三环北路亮马桥路，被便衣公安人员拦截，检查身分证，他们对游客还称得上「善待」。

三、地铁情结

北京在六十年代末、七十年代初兴建地铁。北京是中国第一个建有地铁的城市。

4年前，我第一次游北京，受好奇心的驱使，特地参观、乘搭北京地铁。当时所得的观感，和书中描述的景象一样：北京的地铁站太质朴了，质朴得近乎因陋就简，与当年同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大城市的地铁站相比，简直是瞠乎其后，望尘莫及。苏联的地铁站，有巨幅壁画、有雕刻，美轮美奂，特别是夜晚，灯饰灿烂，金碧辉煌，有如宫殿。

尽管下榻的21世纪宾馆附近没有地铁站，甚至与最邻近的地铁站相距很远，我还是决定再一次参观、乘搭北京地铁。

我乘计程车到东直门，然后进入地铁站。相睽4年，景物依稀，也还是旧时心情，但我却强烈地感觉北京地铁站更加残旧了。

北京乘搭地铁，不计路程长短，花2元人民币购票入站，只要不出地铁站，你可以在里面逗留一整晚，也可以坐在地铁车厢，乘坐一晚上的地铁，让地铁列车载著你围绕北京城一匝又一匝的开行，不亦乐乎！

北京虽然大，北京固然陌生，但乘上地铁，我十分安心，十分放心，更绝对有信心。地铁一开行，服务员就会通过播音器，告诉乘客下一站是甚么地方，并促请要在下一站下车的乘客作好准备。参观地铁，乘搭地铁自娱，只要记得甚么站上车，等列车开行一匝，回到原处下车，便绝对不会迷途。如果要到雍和宫或西单，只须记得在雍和宫站或复兴门站下车，走出地铁站，就是目的地，万无一失。

听说，长安街地底的地铁线正在施工，不久之后可以通车。我期望这条新的地铁线，沿线各个地铁站会建得更加堂皇富丽，更加雄伟，更现代化。

四、王府井

游北京，不逛王府井，就像到吉隆坡不踏足茨厂街一样，看不到北京的特色，是难以弥补的缺憾。

王府井是北京最重要的商业街。

很多人都说，北京吸引人的地方，除了象征封建王朝的宫廷建筑物之外，北京丰富的文化也焕发出迷人的魅力。北京市民也往往很自豪地说：北京是中国文化层档最高的城市。

上回游北京，晚上8时左右来到王府井，商店都打烊关门，我一心想参观的新华书局已大门紧闭，店内人影与灯光俱阗。只是街上行人不少，影影绰绰。

在初夏之夜，重游王府井，街南口的麦当劳快餐店，灯火辉煌，形象最突出，最吸引人。长长的王府井街，街上人多车也多，街边的许多旧店铺已经拆除，进行重建。新华书局也在装修。

王府井是老北京最具特色的地方，这里有许多琉璃厂，有许多食肆，出售涮羊肉、北京烤鸭，各种风味小食，让人留连忘返。

行行走走，寻寻觅觅，哪里有热闹喧哗的卖艺场子？民间艺人神乎其技的杂耍，也都成了隔代历史的幻影？

据说当局正在致力恢复王府井街的昔日街景，在入夜以后，北口横街，果然灯烛辉煌，沿街竟有上百摊的熟食档，行人摩肩接踵，熙熙攘攘，十分热闹。那些小食，堪称洋洋大观，有地道的卤味、酱牛肉、酱羊肉、四川的川菜、云南的过桥米线、温州的鱼丸、西双版纳的菠萝蜜饭，林林总总，真叫人叹为观止。沿街汤水飘香、油蒸烟绕，强烈的猪大肠气味更叫人咽喉发呛。

我在寻找清朝宫廷饼食，据说也是当年慈禧酷爱的小食「茯苓饼」。我曾问一些当地人，茯苓饼的味道如何，有的支吾其词，含糊笼统的说味道太甜。在好几间商肆，向女售货员寻问，竟然没有出售茯苓饼。一些女售货员甚至也不知道有这种饼食，更不知道甚么地方有得出售。由于王府井街的商肆多已关闭，不得其门而入，最后我还是老远的跑到西单去，在食品店里找到各种牌子、不同包装的「茯苓饼」。

五、夜访天安门

从地图上看，王府井与故宫、天安门相距近在咫尺。我们从王府井徒步到故宫，走得汗流浃背，双腿发软，才知道委实不近。我内心深深感叹：北京，真大！

一路迤逦走来，路过北京饭店、贵宾楼饭店，这些五星级的宾馆，灯饰灿烂，金碧辉煌，衬托出共和国首都的富丽、尊贵。渐走渐近，故宫紫红色的墙垣在眼前了。隔著一条宽阔的马路，从天安门广场眺望故宫，故宫固然宏伟壮丽，走近它的墙脚，仰首凝望高高的城楼和檐角，更体会到故宫建筑的雄伟堂皇，体现王者之尊的气势。

尽管是处于「严打」时期，旅客、北京市民仍然悠然自

在，管自生活。许多旅客分分秒秒不愿放弃猎影和留影的机会，相机的闪光灯在夜色中闪烁不已。当地的青年情侣，携手漫步，或坐在花圃石切堤上卿卿我我，两情正浓。

有不少三轮车夫，兜人乘坐三轮车，一边漫游天安门广场周围的建筑群，一边听他们说古道今，畅谈北京的历史掌故，索价：人民币 30 元。

初夏之夜，未觉溽暑，走进雄踞的天安门，夜色幽深，甬道森森，路灯半明半暗，人影朦胧，步声朦胧，思绪也朦胧，似乎徘徊在历史和现代交会的甬道，忘却了今夕何夕，身在何处。

再走出高大却有似海深的紫禁城，眼界突然开阔，长安街对面，又是熟悉的天安门广场。晴天丽日下的广场，雄伟肃穆，它是中国近代史上人民争取民主民权展开各种社会运动的重要舞台，它使人联想起五四新文学运动，也使人追忆四·五的民主转机。但，在辽阔的星空底下，天安门广场另有它的端庄富丽，街灯繁密，灯海璀璨，与满天的星斗争多争辉，照耀得人影恍惚，光影杂沓，人间别有一番景象。

六、芦沟桥

上回错失了游芦沟桥的机会，这次重游北京，我有不到芦沟桥心不死的强烈意愿。

芦沟桥在北京西南郊，位于广安门路西13公里处，从市中心驱车前往，车程二、三十分钟，说远不远，说近也不近。时间并不太充裕，只好赶著去，参观事毕，又赶著回来，行色匆匆。

芦沟桥有800年的历史，是北京最古老的连孔石桥，古代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曾到此一游，所以西方人也称它为「马可波罗桥」。岁月悠悠，烽火无情人世多变，石桥仍然坚固如昔，以它古拙的身体语言倾诉历史的沧桑迂回走向。

芦沟桥横跨芦沟河，因此得名。芦沟河是黑水河的意思，现在改名永定河。桥下的河水早就乾涸，河床连著两岸平坦的地势，周遭显得特别空旷，遥远的北方，西山隐约在望。据说，在破晓时分到芦沟桥赏月，一轮明镜斜挂峰峦上空，景色优美，誉为「燕（北）京八景」之一。当年乾隆皇在这里赏月，挥笔御书「芦沟晓月」四个大字，在石桥的西岸立碑，与桥另一端康熙皇记载修桥始末的石碑遥遥相对。

桥身两边，石柱上有大大小小近500只石狮，睁目竖耳，

形态各异，刻工精致。这些都是呈祥的瑞狮，而非傲慢的森林之王。因为数目多，有些小狮子又匿藏在大狮的怀抱，往往难以计算确实的数目。因此到芦沟桥数石狮子，也被目为一件趣事。

我们是下午来到芦沟桥，来的不是时候，也没有足够的时间，所以既无缘观赏「芦沟晓月」，也没有机会从容细数大狮小狮究竟有多少。

一心想看看芦沟桥，主要还是基于追搜历史遗迹的情怀。芦沟桥是中国人民发出第一声抗日枪声的地方，今天的桥身，还遗留下当年被日军炮火攻击的痕迹，有如一道历史的伤口。如果说，登上长城让人意识到炎黄子孙只求防御、而毫无侵略性格的「长城情结」；那么，徜徉在芦沟桥上，抚摸桥身累累的炮火疤痕，芦沟桥凸显的，是民族的另一种沉默的情怀：强敌来犯，誓死抗战！

站在长长的石桥上，四野开阔，天地浩邈，景物清晰，视野也明朗，心胸更为之豁达。历史的发展，不会永远像风雨一般凄迷晦冥，一定也会有云开雨霁的时候。

长城登临

不到长城非好汉——这么一句简简单单的话，反映出自古以来，万里长城牵引多少中华儿女的豪情壮志，长城的魅力不因岁月的流逝，时代的递嬗而有所逊减、损折。

不到长城非好汉。来到北京，一定要登长城，满足一种非常个人的情怀。

长城万里长，这座庞大雄伟的古代建筑，关隘和城楼无数。八达岭的居庸关，是最多人选择登临长城，游览长城的地方。居庸关的长城，也是整座长城构建得最宏伟壮丽，并且也是保存得最好最完整的部分，有人甚至视为长城的缩影。

八达岭离北京五十多公里，车程一个多小时，当旅游车开上愈来愈陡斜的山巅时，八达岭已然在望，起伏于岗峦之间的

长城，忽隐忽出，轮廓乍现，梗概略见。公路上大型旅游车首尾相接，排成长长的车阵，不难想像游人一定很多。

车子开进险要坚固的居庸关，长城山脚下的八达岭虽然只是一个小镇，却设有不少餐室、肯德基快餐店，还有农业银行、中国银行分行，摆卖水果、饮料、衣服、字画、纪念品的小贩摊，更是多不胜数。车多，游人多，旅游热点，展现人潮沸腾的景象。文化表演节目，鼓乐喧天，营造闹哄哄，热烘烘的效应，游人层层驻足围观，组成一幅色彩艳丽，充满动感的画面。

乍见长城，视觉受震撼，心弦受震撼，这是长城给人的震撼效应。雄峙挺拔的长城，有它与生俱来、与生俱在的慑人心魄的气势。

初见长城，它赢得多少人的连声惊叹，这绝非浅薄无识的惊叹。这声声惊叹，来自心灵的悸动、震颤。

长城是古代防御性的国防设施，在两千年前，它确实是牢不可破的围墙，阻止敌人来犯；两千年后的今天，战争规模扩大、武器精进，长城已失却它的防御功能。尽管如此，长城不失它的壮丽恢弘、气势磅礴。如果说黄河是中华文化的保姆，孕育瑰丽的文化奇葩；万里长城即是华夏锦绣山河的屏障堡垒。二千多年来，岁月悠悠，风砂浩浩，但却不曾侵蚀砖石，长城有坚韧的承受力，它城楼完好，不曾颓败，屹立在神